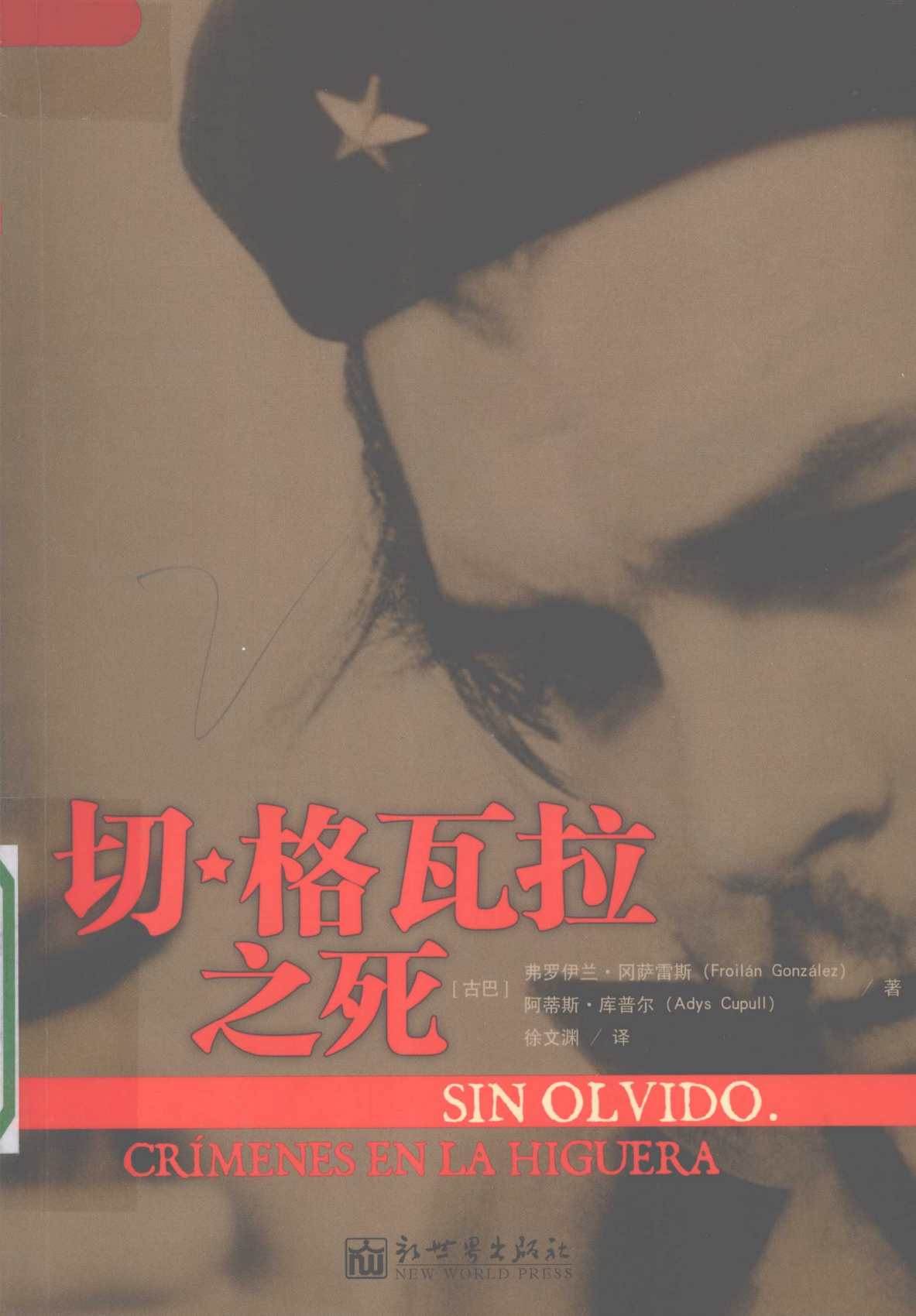


A large, high-contrast, black and white portrait of Che Guevara, focusing on his face and the iconic beret with a star. The image has a grainy, artistic quality.

切·格瓦拉 之死

[古巴]

弗罗伊兰·冈萨雷斯 (Froilán González)

阿蒂斯·库普尔 (Adys Cupull)

徐文渊 / 译

/ 著

SIN OLVIDO.
CRÍMENES EN LA HIGUERA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K837.51/3

2008

切·格瓦拉之死

SIN OLVIDO.
CRÍMENES EN LA HIGUERA

[古巴]

弗罗伊兰·冈萨雷斯 (Froilán González)

/ 著

阿蒂斯·库普尔 (Adys Cupull)

徐文渊 / 译



新世界出版社
NEW WORLD PRESS

京权(图字)01-2008-2129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切·格瓦拉之死/(古)冈萨雷斯,(古)库普尔著;徐文渊译.—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8.6

ISBN 978-7-80228-679-5

I. 切… II. ①冈…②库…③徐… III. 格瓦拉(1928~1967)—传记
IV. K837.51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61866号

SIN OLVIDO. CRÍMENES EN LA HIGUERA

Copyright 2007 by Froilán González y Adys Cupull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is published under license from Froilán González y Adys Cupull

2008 New World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切·格瓦拉之死

作者:[古巴]弗罗伊兰·冈萨雷斯 阿蒂斯·库普尔

译者:徐文渊

责任编辑:钟振奋 余守斌

封面设计:亿点印象

图片前期扫描:LIVAN GONZALEZ CUPULL

出版发行:新世界出版社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路24号(100037)

总编室电话:+86 10 6899 5424 6832 6679(传真)

发行部电话:+86 10 6899 5968 6899 8705(传真)

本社中文网址:<http://www.nwp.cn>

本社英文网址:<http://www.newworld-press.com>

本社电子信箱:nwpcn@public.bta.net.cn

版权部电子信箱:frank@nwp.com.cn

版权部电话:+86 10 6899 6306

印刷: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经销:新华书店

开本:787×1092 1/16

字数:100千字

印张:11.75

印数:1~10000册

版次:2008年6月第1版 2008年6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号:978-7-80228-679-5

定价:25.00元

新世界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新世界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致中国读者

“英雄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是各张餐桌旁的邻座，是每个家庭的亲属成员。”

——何塞·马蒂

亲爱的中国读者：

我们两国间的距离正在一天天缩短。

讲述古巴的每一部文学作品，每一本书，书中的古巴英雄们和古巴历史将使你们感到越来越靠近这个狭长的岛屿，这个如中国人民的好朋友、古巴民族诗人尼古拉斯·纪廉喻之为绿色鳄鱼的岛国。

我们也感到了这种临近，我们热爱中国人民。

出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学者们的建议，特别是经过索飒研究员的推荐选择，我们所写的关于埃内斯托·切·格瓦拉的两本书被译成中文。这两本书的出版曾在阿根廷、意大利和古巴获得很大成功，今天我们荣幸地看到它们在中国出版。

此前，我们的作品之一已经为中国读者了解：2000年出版的《一首未唱完的歌》。那本书讲述的是格瓦拉与他的妈妈塞莱莉亚·德拉塞尔纳·略萨之间的故事。该书是第一本由古巴人撰写的关于切·格瓦拉的而又被译成中文的书。该书的出版促成了我们对伟大中国的访问，这使我们充满了自豪感。

由新世界出版社出版的《切·格瓦拉之死》和《见证热情》，也是介绍我们的司令埃内斯托·切·格瓦拉品格的两本书。它们的出版意味着我们把自己珍爱的两部研究作品奉献给中国读者。

书，对于作者就像是孩子，对于读者就像是朋友，它们是旅途

上的信使，肩负着战胜距离的使命。我们期待着它们像来自古巴的一片云朵，成为你们的伴侣，润泽你们的心灵。当被译成你们这个文明古国的文字之后，它们就将成为你们的一部分财富。它们将以你们为听者，向你们叙述真实的历史，有些部分会使你们感到悲伤、沉痛，但有些部分会使你们体会欢快和浪漫。

在《切·格瓦拉之死》里，你们将读到1967年发生在玻利维亚的历史事实：格瓦拉怎样被俘，谁下达了杀害格瓦拉的命令，他的双手如何被砍掉，他的遗体是怎样失踪的。这本书最初出版于阿根廷，并因它的出版在阿根廷出现了一个新出版社，在格瓦拉八十诞辰之际诞生的“80出版社”。随后，古巴出版了该书，今天，我们在中国迎来了它的中文版的问世。

同时在中国翻译出版的另一本书是《见证热情》。

《见证热情》让我们看到了格瓦拉柔情的一面。该书涉及的是青年格瓦拉与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大学医学系的同学贝尔塔·希尔塔·因方特——一个聪明、优雅、温柔、忠诚的姑娘——之间的友谊。

我们将采访录、私人信件、文件、照片，他们俩都喜欢的诗歌、探戈歌词等呈现给中国读者，以便你们能在格瓦拉司令诞辰八十周年之际读到它们，这将是世界性纪念活动中最出色的环节之一。

追随着英雄和他们的事业，热爱历史、激情满怀的作家和研究者们行进在自己的道路上。从古巴民族英雄何塞·马蒂那里，我们懂得了英雄是全人类的财富。马蒂还说，英雄是各个时代的财富。在一篇发表于1893年10月31日《祖国报》上的文章里，马蒂说，众人的事业并不是靠一个人的意志和英雄主义完成的。他还说，一个人哪天都可以成为英雄，但是真正的英雄是为了祖国的幸福牺牲了自身的英雄主义的人。

感谢成就了这两本书中文版的各位，尤其是译者徐文渊和王洋。

我们将如尼古拉斯·纪廉在他的诗歌《直抵武汉》里所言：
“我将沿着长江畅想。”

阿蒂斯·库普尔
弗罗伊兰·冈萨雷斯 于 2008 年 5 月

战胜了死亡的人（代序）

在这茫茫的无情世界，没有任何人能成为如此的一个象征。

或许，也没有任何一个象征能比得上他——如此不可撼动、如此持久地影响着世界。

在这乏美的庸碌人世，唯有他的魅力，如同一个不可抗拒的磁场。随着世界性的沮丧、失败和文化的低潮，愈来愈多的人发现了：他是一种深刻的批判，他是一种可信的精神。他没有死，就在那个玻利维亚的贫瘠小村里，他矗立着，发散着强烈的引力。

在这彷徨无依的地球上，当你穿行在资本的全球喧嚣之中，咀嚼着正义感的孤立无援，怀疑已经前途断绝的时候，突然在一个角落，你发现了他的头像。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体验。内心遇上温暖的体验，新鲜而又普遍。确实，无论在欧洲、在非洲，无论你在热闹繁华的马德里还是在炮火纷飞的中东；更不用说在美洲，在墨西哥恰帕斯的丛林里，或安第斯大山腹地的库斯科——那幅英武狮子般的头像，被一代代青年视做最爱，印在胸前，刺在臂膀，如同一个时代信息的传播，如同一个革命幽灵的徘徊。

这就是切·格瓦拉，一个在1967年死于南美山林中的游击队员。

四十年的时光，于他而言似乎不是淘刷与掩埋。在漫长的时间磨蚀之后，一切都丧失了，一切都蜕变了，几乎所有的纪念碑都被刨倒，几乎所有的英雄像都被涂鸦。人人噤口，不谈革命，似乎革命便是假恶丑，革命只是一片黑污狼藉。经过四十年或更多时间以后，尽管可以甄别出其中的功过毁誉，甚至能辨认出一个诽谤工程的巨大轮廓，但是俱

往矣，革命已被丑化和扬弃，良知对资本的历史批判，只做了过耳的风！

但天道就是平衡，切·格瓦拉诞生了，为了平衡这歪斜的思想颓势。

他不仅诞生于革命的烽火里，更诞生于革命之后对特权和异化的拒绝之中。这极为可贵，因为人们已愤恨得疲倦，为那层出不穷的异化故事。其实谁也无权指责他是什么“游击中心主义”；切·格瓦拉重入丛林的行为，不仅是反对帝国主义战略的国际主义义举，也是对流行革命阵营的、异化瘟疫的抗议。

当在美国中央情报局指挥下，他被一阵罪恶的子弹打死的瞬间，也许可以说，一个革命的圣徒诞生了。使用如此词汇是危险的，它会使死者招致纠缠的驳难。但是切·格瓦拉经受住了。死后的他，挺立于诽谤的枪林弹雨中，没有倒下。这样——这一次让我们改变称呼——我们的兄长和榜样、永远的游击队员、真正的美男子诞生了。他不仅诞生在伊格拉村的枪声里，更诞生于死后四十年间帝国主义及其四眼狗对他发动的价值否定战争之中。他的死点燃的批判资本主义、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游击战，并没有向体制和权力投降。在大多数人中间，切·格瓦拉成了正义的代名词，切·格瓦拉的人格和思想，成了大多数人抗议不公正、批判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依据。缅怀他的人在继续增多。他在继续赢得爱戴和支持。换言之，如果当年他抛弃权力地位重入深山是一种批判，那么在死后四十年，他已赢得了批判战争的胜利。

他不可撼动，他如有神助。仿佛唯独对他天若有情，时间放弃了剥蚀和湮灭，张开怀抱保护了他。

如今，包括在中国，这个幽灵也愈来愈被人所知了。中国出版的切·格瓦拉书籍，已经开始令人眼花缭乱。在吃尽了貌似公允的实用主义和相对主义的苦头之后，中国人对切·格瓦拉的思考，切·格瓦拉对中国思想的影响，也许都会有新的进步。

言及本书，需要说明这是一本带有实证色彩的、资料性很强的新书。作者夫妇花费了大量的时间精力，对涉及杀害切·格瓦拉的当事人和在场者，都尽可能做了细致的调查和访问。这些缜密的第一手材料，从一个角度再现了格瓦拉生活的时代，格瓦拉游击战的环境，美国与拉丁美洲国家的政治关系，供思考者咀嚼。

更可贵的是，这项细致的作业娓娓揭示出了切·格瓦拉和他为之牺牲的玻利维亚人民之间的深深维系。这一维系才是最感人的。2006年，当玻利维亚民选的第一位印第安人总统埃沃·莫拉莱斯在伊格拉村为缅怀格瓦拉牺牲召开的纪念集会上，代表玻利维亚的印第安人，大声称呼切·格瓦拉为“我们的大哥（hermano mayor）”之时，很多人都在想——从遥遥凝视着这一幕的、一双永远睁着的眼睛里，一定潸然滚下了泪珠。

最后如果补充一句，就是该言及——这本书还追踪了参与杀害的每个刽子手。令人吃惊的是，哪个刽子手的下场都不好，如同遭到了诅咒。这简直如一个神秘的谶语，宣布着一种报应的平衡。

正是这样，由于有了切·格瓦拉，世界仍是均衡的。

索飒

写于2008年清明，切·格瓦拉诞辰80周年前夕



SIN OLVIDO.
CRIMENES
EN LA HIGUERA



目 录

ÍNDICE

- 一、尤罗山谷之战的背景 /1
- 二、1967 年 10 月 8 日 /5
- 三、雷内·巴里恩托斯和美国大使 /13
- 四、伊格拉村午夜后的活动 /15
- 五、在米拉弗洛雷斯司令部里 /18
- 六、密码电报 /20
- 七、三个战俘 /23
- 八、在巴耶格兰德的记者 /27
- 九、遗体失踪 /32
- 十、砍掉了格瓦拉的双手 /36
- 十一、罗伯托·格瓦拉来到玻利维亚 /39
- 十二、罪行在哈瓦那得到证实 /43
- 十三、希尔薇娅·梅塞德斯·阿维拉的证词 /46
- 十四、丹布拉瓦·维陶斯塔斯的犯罪前科 /49
- 十五、中央情报局特工在巴耶格兰德的活动 /51
- 十六、历史的昭示 /58



- 十七、新的资料 /60
- 十八、和埃尔韦托·奥尔莫斯上校的谈话 /64
- 十九、阿方索·卡马乔·培尼亚博士的证词 /68
- 二十、记者埃克托尔·索拉雷斯的证词 /71
- 二十一、与艺术家马里奥·阿列塔和托塔·阿尔塞的会见 /73
- 二十二、丹尼尔·萨拉曼卡的揭发 /75
- 二十三、雷内·巴里恩托斯之死 /79
- 二十四、目标阿尔弗雷多·奥万多的未遂暗杀 /84
- 二十五、爱德华多·韦尔塔的神秘车祸 /88
- 二十六、罗伯托·托托·金塔尼利亚在汉堡死去 /90
- 二十七、在阿根廷杀害胡安·何塞·托雷斯将军 /92
- 二十八、安德烈斯·塞利奇上校的结局 /95
- 二十九、在巴黎杀害华金·森特诺·安纳亚将军 /99
- 三十、加里·普拉多的证词 /101
- 三十一、与瓦尔特·格瓦拉·阿尔塞博士的谈话 /105
- 三十二、格瓦拉的手表回到了古巴 /109
- 三十三、意大利人菲尔特里内利被捕 /112



SIN OLVIDO.
CRIMENES
EN LA HIGUERA

目 录

ÍNDICE

- 三十四、费德里科·埃斯科瓦和卡洛斯·巴尔加斯·贝拉尔德之死 /116
- 三十五、菲尔特里内利之死 /118
- 三十六、美国政府的罪责 /121
- 三十七、路易斯·安东尼奥·雷克·特兰将军的揭发 /125
- 三十八、菲利普·阿吉的声明 /128
- 三十九、在巴耶格兰德发现合葬坑 /133
- 四十、诋毁格瓦拉的运动 /136
- 四十一、中央情报局的两名特工 /139
- 四十二、中央情报局的其他特工 /142
- 四十三、迈克尔·拉特纳和迈克尔·史蒂文·史密斯的揭发 /145
- 四十四、安东尼奥·阿格达斯和阿尔弗雷多·阿尔塞·卡皮奥之死 /147
- 四十五、墨西哥抗议加里·普拉多 /152
- 四十六、知识界谴责加里·普拉多 /155
- 四十七、《纽约时报》的披露 /159
- 四十八、世界对杀害格瓦拉的反应 /162

- 附录一：地名汉西对照表 /167**
- 附录二：人名汉西对照表 /168**

一、尤罗山谷之战的背景

1967年10月的最初几天，埃内斯托·切·格瓦拉麾下的游击队员停留在伊格拉村附近。6日，他们来到了一个山谷。在一块巨型石板下，他们煮了一整天的饭。凌晨，他们再次上路。格瓦拉写道：“……我们17人在月亮已经升空的时候出发，开始一次十分累人的行军。两点时，我们停下来休息，因为继续行进已经毫无意义……”

行军极其困难，因为“中国人”（秘鲁人胡安·巴勃罗·张-纳瓦罗·莱瓦诺）丢失了眼镜，几乎成了瞎子，已经寸步难行。好几个游击队员正生着病。那里荆棘丛生，仅有的小径既陡峭狭窄又遍布乱石，根本无法夜行。即使是白天，情况也十分复杂。那里树木稀少，仅有的植物也只有光秃秃的枝干，附近又有军人和特工。

我们的游击英雄在他10月7日的行军日记的最后一段写道：“军队发布的一条奇怪的消息说，在塞拉诺驻扎着一支由250人组成的部队，目的在于阻断躲藏在阿塞罗河和奥罗河之间的37名被围困者的通道。消息看来很可笑。”

这个消息是由玻利维亚武装部队司令阿尔弗雷多·奥万多·坎迪亚将军指示发布的。这么做的原因，是要强化他此前下达的一个命令。9月底他曾经下令，要第七营营长在10月5日以前把驻扎在伊格拉村附近的部队转移到阿塞罗河和奥罗河之间的地带。他们深信，游击队员会到那个地区去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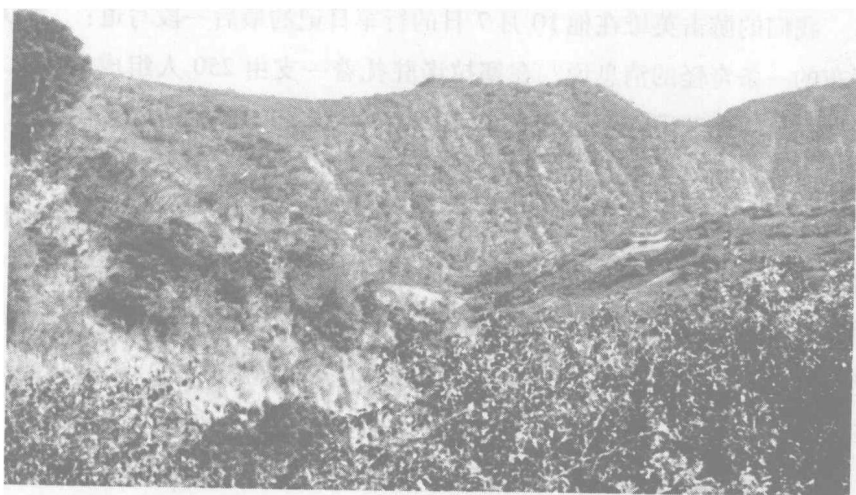
阿尔弗雷多·奥万多将军认为，应该从外围远距离打击游击队，而不要正面作战；要利用美国人提供支持的时机，训练好军队，给军队配

备适当的装备。他认为，如果那时就消灭游击队，美国就会停止援助。

阿尔弗雷多·奥万多反对消灭游击队，因为这对雷内·巴里恩托斯将军有利。他认为，除掉巴里恩托斯是一件用不了多少时间的事情，而这之后，他就能掌握武装部队的绝对权力。在这种情况下，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党内不同派别的领导人就会围着他转，他所掌握的军事和政治控制权就能帮他坐上总统宝座。为达到这两个目的，就需要游击队的存在。奥万多的策略得到了另一些高级军官的赞同。他认为，此后可以和游击队员签订一个条约或达成一项协议。人们知道，在这些事件之前，他曾多次秘密会见格瓦拉游击队的成员之一奥尔兰多·潘多哈·塔马约。奥万多试图避免在伊格拉村地区发生冲突。但是，他要求士兵们在10月5日前撤出的命令没有得到执行。

在其位于圣克鲁斯-德拉谢拉城内的住处，我们曾经访问过米格尔·阿约罗亚·蒙塔尼奥上校。他当时是在游击区作战的兰赫尔营的营长。1985年5月16日，在马里奥·查韦斯先生的陪同下，我们再次前往访问。

上校说，他坚决反对奥万多的那个命令，认为它既不符合逻辑，又毫无道理。由于奥万多下达的命令语气强硬，他要求陈述自己的不同观点。



最后的战场——尤罗山谷（书中所用图片均由作者专供本书中文版）

他说，9月26日在伊格拉村附近的巴坦山谷打了一仗，打死了三名游击队员，俘虏了两名。任何情报——不管它有多大的权威性——都不能令人相信，游击队员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已经撤退到了阿塞洛河和奥罗河交界的地区。

面对阿约罗亚的不妥协态度，奥万多派第四师师长路易斯·安东尼奥·雷克·特兰上校前往，强制执行命令。

米格尔·阿约罗亚说，他被召到雷克·特兰所在的巴耶格兰德。他是在后备队队长阿尔贝托·利韦拉·克尔特斯上校和作战科长维克托·卡斯提略少校的陪同下来到那里的。会见中，他向雷克·特兰陈述道，由于撤退令，一个星期以来他的部队都没有运动。他认为，那个命令是一种不尊重他的军事权力的表现。



dos, camina
común. A si
Paz Estenss
bien se enca
después.

"Tuve
levantamien
noviembre
fui nombra
posteriorme

Pero, ¿
Gabinete d
amigo de lo
bramiento t
la CIA y e
Cnl. Edward

Para co
que para
Estenssoro
especie de
logró el mi
y falangist
Oquendo ja
en cosa alg
de apartar
resistencia.
nía dar un
Revolución
ma mesa
Guevara, Ju
Alfredo Ov
tras fuera d

玻利维亚武装部队司令阿尔弗雷多·奥万多·坎迪亚将军与玻利维亚总统
雷内·巴里恩托斯将军

他向他们解释说，奥万多对已经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因此，他不执行他的命令，决定任何人都不离开战区。雷克·特兰敦促他执行命令，他再次拒绝，指出，只有当消息得到证实时他才会离开那里。

米格尔·阿约罗亚说，他回到普卡拉等待最后决定时，收到了加里·普拉多上尉的一个电话。普拉多告诉他说，一个士兵在一条山谷里看到了游击队员，并请求如何行动的指示。阿约罗亚命令普拉多接手 A 和 B 两个连的指挥权。10 月 8 日的 12 点 30 分，阿约罗亚和塞尔索·托雷里奥上尉一起前往伊格拉村。当他们到达时，战斗已经打响。

二、1967 年 10 月 8 日

有关那一天发生的事情，英蒂·佩雷多写道：“10 月 8 日清晨，天气寒冷。我们之中有毛毯的人都把它披在了身上。我们行进得十分缓慢，因为‘中国人’夜间行走十分困难，也因为莫罗（奥克塔维奥·德拉康塞普西翁·德拉佩德拉哈）的病情加重了。清晨两点，我们停下来休息，4 点重新上路……”

当游击队员在一条小溪旁停下，准备取水喝时，他们被佩德罗·佩尼亚发现了。他是一个装扮成农民在当地侦察的军队特工人员。他躲藏起来，认准了我们的确切位置，然后去伊格拉村报告。消息立即通过无线电台报告了当地的军队首脑。这一地区的周围，驻扎着各有 145 名士兵的两个营和一个由 37 名士兵组成的连。这些士兵都是由美国顾问训练出来的。

清晨 5 点 30 分，游击队员到达两个山谷的汇合点。英蒂·佩雷多讲述道：“美丽的晨曦划破天穹，我们可以仔细察看地形了；我们四处寻找一个可以穿越的山口，准备从那里渡过圣洛伦索河。我们采取了极其严格的安全措施，因为无论山口还是山丘几乎都是光秃秃的，植被很矮，很难在其中藏身。”

根据英蒂和生还游击队员的叙述可以确认，化名拉蒙的格瓦拉决定派出侦察员探路。侦察员探明，敌人已经封锁了道路。格瓦拉下令撤退到另一个山口，但是那里岩石遍布，无路可走。在他的《与格瓦拉一起征战的日子》里，英蒂·佩雷多这样描述当时的处境：“我们还有什么前途？”

“我们不能后退。我们开辟的道路十分暴露，很容易成为敌军的射